

葡萄園



2012-2013 年冬季 第 10 期



拉法葉華人宣道會

Greater Lafayett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1 多么美好

高馨琪

新芽茁壮

我愿意无怨无悔地与主步入属灵的婚姻，永远与祂同行。

8 光

蒋文韬

我要勇敢地向那光跑去，直到世界的尽头。

16 神早有预备

冯晓

猛然听说神对我的整个人生有一个计划，不禁心里暗暗憧憬……

23 平凡的见证

王樟新

祂没有放弃我，在适当的时刻开启我的心，感谢主！

25 夫妻蒙恩记—妻子篇

袁康礼

有主在这路上引领我，我必不至缺乏害怕。

27 夫妻蒙恩记—丈夫篇

赵嘉平

这是我的救主在帮我工作，靠我是不可能的。

29 主的恩典够我用

肖吴哲谦

恩典灌溉

认识了主耶稣，从此我的生命开始发生改变……

35 珍惜教会生活

陈国志

感谢神，借着人生不同的体验再次燃起我爱主服事主的那把火。

37 神赐新生

赵壁

爱手扶持

纵有各样疾风骤雨，我们且知有主在我们的船上。

45 我泳在天父大爱的海里

蔡丕安

天父呀！大爱！



儿时的我时常会问自己生命的意义为何。不过因那时年幼，脑海中只有天马行空般胡思乱想。到了高中，我再次问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没有答案，我要去寻找。我开始疯狂地搜罗哲学书籍，不停地啃读。然而当问题接踵而至时，我却发现没有一人能指明答案。哲学似乎就是让人不停地去思索，靠自己寻找答案，又无人能给出定论的思维游戏而已。在那一个个矛盾对立的想法中，我不断思考了整整三年，却没有寻到生命的真正意义。我对寻找答案失去了盼望，变得超然起来，觉得万事皆空。

高三那年的春节，我母亲因为连续好几夜照顾发高烧的我，体力不支感染上带状疱疹——就是所谓的“蛇盘腰”。当时我查了资料，得知带状疱疹会带来剧烈的神经性疼痛，并且病情若是发展到绕腰一周，将危及生命。母亲忍受病痛长达一年多，这都是因为我。从那时起，我就认定自己生命意义就是我的父母——他们给了我生命，给了我爱，再没有什么能够高过他们了。我曾一度想着努力学习，为要把最好的给父母，让他们生活得快乐，这样就好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也随着他们一同去吧——生命的意义如果消失了，活着也毫无价值。当时在我消极的思想中，甚至认为在一个人最年轻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就如同一朵花儿在盛开最艳的时候被终止了生命一样，虽然凄切，却不至于等到败坏枯萎才凋谢，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我的想法、我的心思，渐渐地在绝望之中越走

越远。虽然我在人前显得积极向上，但内心的光景却如同那外表光鲜、核里腐烂的苹果一样，只有我晓得有多么的糟糕。我曾试图去改变这样的心态，却发现自己根本无能为力。与此同时，我发现那个扭曲的自我写出来的文字竟然会被很多人认可并产生共鸣，又开始觉得状况也不那么糟糕。就这样，我的内心陷在一张由骄傲、厌恶和空虚所编织的奇怪网罗之中。

毕业后，我考入了吉林大学的电子工程系。大一过分安逸的生活让我的心灵备受煎熬。而摆在我眼前的未来似乎有点清晰得恐怖——毕业后做基础技术，然后积累经验进入核心技术开发，之后因技术落伍转行管理，最后变成毫无技术又苛刻死板的老妖婆。这种一眼望到底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不，我不要一眼望穿的生活！生命应当是丰富多彩的，而不是黑白电影。我于是开始准备出国，成功申请到了普度大学。这使我进一步产生了优越感，认为自己但凡想要的，就没有靠着努力得不到的。却也正是这个想法，使自己在信主的道路中走得颇为挣扎。

第一年的八月，普度大学 22 号开学，13 号开放宿舍，而我在 9 号就早早地到了美国。为了解决临时住宿的问题，我找了普度中国学生会帮忙。然而我们这一届新生特别多，学生会因为人手不够，就把我交托给了华人教会史日异老师一家。刚来到普度大学的我非常羡慕他们一家人——感觉很有爱、很特别——但是我说不清原因，只是心里很向往。这是我对基督教的第一印象。

为了报答他们在我刚来之时的关照，我决定去教会帮忙作为回报——报恩是父母从小教导我的做人原则。到了教会，我发现其实自己根本帮不了什么；反倒是让身边的基督徒不断地来细心照顾新来的我。年纪轻轻的我，原本是一个处处抱着将心比心的态度为人处世的人，但很快因着头破血流的经验，渐渐地自己收敛了自己的心，不愿敞开，也不愿接纳；然而在教会里，我看到人与人之间竟然可以有那么坦诚的交流，那么真挚的感情，这样的美好再一次唤醒我内心对真诚的向往。我常问自己：为什么这个看似很平凡的地

方那么吸引我，让我从周三晚上就开始期待周五的聚会呢？我也去过不少社团组织，为什么我唯独喜爱这个地方呢？我想是因为这里充满了爱；而我每一次来，都会被爱充满，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开学后的第二个周五晚上，诗歌敬拜中有一首歌叫《有一天》。音乐的前奏一想起，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歌词里的每一个字都是那样深刻地触碰了我的心，安抚着我颤抖和不安的灵魂，使我积蓄已久的消极情感顿时消散。我那时是多么想放声高唱，但是却因着哽咽唱不出一个字。诗歌结束后，牧师问我们中间有感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举手，我便举了手。那天，非易姐带着我读了《四律》，带领我认识并接受救主基督。然而，我虽然口头上承认，但心里并不敢轻易地把自己交上，仍是不信。因为我觉得人的信仰绝不能因一时冲动就随意更改——否则，我若是机遇巧合到了中东，岂不就信仰伊斯兰教吗？尽管这第一次决志并没有在心中烙下救恩的信心，但确实是我信心成长的开端。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力博姐和云飞哥的细心关照之下。尽管我带着无知者无畏的态度，拿很多刁钻的问题问他们，他们都一直耐心解答，很认真地向我述说他们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并且用他们的生命作最有力的见证。我当时虽然不懂他们说的大部分话，但是看他们的所行、他们的面容，我就明白这生命真是美好至极。这样美好的生命竟然也可以在我的生命中，引领着无知的我前行，我是多么向往能够得着！与这样的生命相比，我以前所思索的所谓生死问题、永生，甚至轻生的念头，想来是多么的愚笨！

另一位我所认识的宿媛姊妹，她是与我同时开始来教会聚会。她与我都是学理科的人，又总能提出很有深度的问题，让我刮目相看。在每周五晚上的福音组聚会中，我一直把她视作是与我同一阵营的好战友。突然有一天，我惊讶地发现我的好战友跳到对方阵营了！我对她态度的转变十分不理解，甚至感到失望。可是慢慢地，

当我亲眼看见一个喜乐、虔诚、平安的宿媛姊妹，我意识到神也许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她生命的改变是那样让人震撼，连她提出来的问题也再不是尖锐的，而是明显带着真诚寻求的态度。除非有神，否则我无法解释为何一个人信主前后能有完全不同的两种生命样式。她的见证也让我再一次发现，原来成为基督徒是那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福音组后来要合并到活力组，我想借此机会离开原来的小组，去其他组旁听，于是来到了活水组。活水组的组员大多是研究生，讨论的问题更有深度，让我开始敬畏圣经中的神。但我一直把这位神当成一个概念，一个理论去讨论和理解。有一次查经结束后，我在问陈军老师一个问题时得到的回复，让我思索了许久。他说：神并不是一个理论，神是真实存在的，是活的，基督徒和神是在一段亲密的关系当中。我恍然大悟：原来神并不是一个理论，而是真实的存在，并且人可以真切地领受祂的带领和旨意的。神并不是如我所想那样高高在上，反倒是如此在意我们这些卑微的存在，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大约一个礼拜后，小瑾姊妹请我们到他们家中参加一个特别的分享聚会。当时有一对夫妇从迪拜来到普度大学。他们本是普度大学的学生，毕业之后被神带到了迪拜。我们都知道中东是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那里基督徒远比这边要稀少。在伊斯兰世界，传福音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如果让一个伊斯兰教徒改变自己的信仰，整个家庭都会遗弃他。要是从这样的现状看来，他们的生活肯定是十分艰难痛苦。然而，在他们讲见证和亲身经历的时候，我看着他们面容上的平安欢欣，完全无法看出他们经历的艰难。为什么在那样的环境中，仍然能有这出乎意料的内里平安呢？我知道，唯一的答案就是那真实存在的神——祂是安慰人的主，建立人的主。再大的暴风雨也不会搅扰到他们心中的平安，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神的旨意是要在他们的身上成就何等大的事。那一天，我再次经历了极大地震撼。我忽然意识到，那样安详的面容并不是我第一次看见一

一在教会，在众多弟兄姊妹的身上，我早都看到了同样美好的生命。我希望自己能够也能成为基督徒，也想拥有那美好的生命。

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地战胜自己的软弱。心里许多的疑惑不断反复，攻击着我脆弱的信心。思想中一个很大的挣扎，就是害怕失去自由。我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来到美国，应该多追求自由民主；神有那么多教导和诫命，我的自由为何要再被束缚，增添痛苦呢？其实，我并不明白自由的真义，只是以为人有意愿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能够做成，这就是自由。有一次宿媛姊妹谈到她当时在做的一个研究项目，是关于戒毒成功率的调查。她在研究中发现，能够真正戒毒的人数，远没有媒体上所宣传的那么多。不少吸毒者可以戒毒一年，可是往往不出三年就回到戒毒所；戒毒后一生能够远离毒品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我发现，真正的自由不但包括做好事的能力，而更包括了不做恶事的能力。凡事总不受它的辖制，那才是真正的自由。我想那些吸毒者或许做了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即使他们发现自己的生命因毒品而枯干，也没有办法离开毒品了。他们的生命受到了毒品的辖制。同样道理，神给我们的教导，是因为祂爱我们，不愿我们一人沦丧；祂的诫命是为了保护我们，不至于受到极大的伤害和痛苦。放眼看这世界，醉酒、吸烟、游戏……许多的事都让人一旦沉溺就难以自拔，渐渐失去了生命、自由，也无法得到神丰盛的祝福。

复活节的那个主日，我看到了我们的神是怎样地爱我们，甚至舍弃祂的独生子，作为牺牲的羔羊，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生命。为了我们的罪，未曾知罪的耶稣，却要在残酷的十字架上付出生命的代价！看着愚昧的兵丁幸灾乐祸地鞭打祂，把祂钉在十架上，天地都黑暗了。那一幕幕的场景，似乎把我的心撕裂。我恨恶自己的心竟是如此刚硬，为何久久不被这我所不配得大爱软化呢！神爱我们，不愿我们一人沦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给了我们如此珍贵的生命。我的心啊，你是怎样的愚昧！不正如那些钉主十架的人吗？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的心啊，你为何仍

要怀疑？我的心啊，你为何不愿意去悔改？我的心啊，你明明已经听见了神一声声的叹息和祂的泪？你为何仍不愿接受祂呢？我的心啊，当仰望神！我的心，你为什么问“这个神和我有什么关系”呢？祂是创造世界的神！是赐给我生命的主！祂赐给我平安喜乐在心里，降奇妙圣灵于我心中，让我们得祷告的权柄和能力，得以面对面亲近祂。祂让我们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祂为了我付出了何等大的代价，以何等的深情来爱我，我怎么能说祂与我无关呢！祂与我息息相关！我要以真诚的心全然歌颂赞美祂，单单注视祂！

那天晚上自由分享时间，我和宿媛姊妹和吴策姊妹聊了很长时间，再次解决了许多积压在内心的问题。于是我作了第二次的决志，也萌生了接受洗礼的想法。

唐崇荣牧师来布道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所做的许多事都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和体面。我感到十分的羞愧，找到了牧师说我现在有太多的问题，似乎不适合受洗，因为实在是不够资格。牧师却说：“正相反，你现在要尽快受洗。没有人靠自己可以在神的面前‘够资格’，而是要懂得唯有信耶稣才得拯救的道理，并且依靠神的能力勇敢地正视并解决自己的问题。”受洗前的一段日子里，我的心又一度被私欲填充，远离神。我听见里面有个质疑的声音说：“这世界上的路千千万万条，你为何要选择这样一条的路，有那么多约束，还要以失去上千万条路为代价，多么可惜啊？你不是不喜欢一眼看到底的生活吗？你不是喜欢丰富多彩的世界和生活吗？你为何要去把自己逼迫到一条窄路上呢？多么笨拙的人啊。”我把心里的想法都和牧师说了，牧师叫我打开圣经，翻到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祂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又翻到约翰福音十章 10 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渴望能有那样丰盛的生命，便与牧师一同作了祷告。真的是感谢主！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不愿意自己一个人依靠着自己的能

力苦苦寻求生命的意义，却寻不着。我不要明知自己软弱还逞强不要那丰盛的慈爱。我要神啊，真的求你来充满我！

我的生命中有了神，祂是我的力量。祂渐渐改变了我的生命，柔软了我坚硬的心。祂用真理光照我，把我之前一切的消极绝望尽都驱散。祂用话语安慰我，让我心中不再忧虑，不再患得患失，不再悲伤痛苦，而是有了一颗简单快乐的心，发出由内而外的喜乐！认识主之前，我曾无数次依靠哲学、依靠心理书籍、依靠励志文学，试图自我拯救，但我的心依旧饥渴，反而日益枯干；唯独有神用祂的荣光和恩典慈爱充满我，祂是真光，驱散我一切的黑暗，赐给我欢喜的生命。虽然我仍时常软弱，但我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努力明白神大爱的可贵。因祂是我的力量，让我能够在软弱中不至于跌倒不起；因祂是我的力量，我愿让祂彻底改变我，赋予我一个崭新的生命。

神说：寻找的，就寻见。我真的是感谢神，让我来到了美国，让我能够认识祂，让我能够有一颗如此渴慕祂的心。决志好比是订婚的话，那么我愿意今天做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要无怨无悔地与主步入属灵的婚姻，永远地追求祂，与祂同行。这段亲密的关系，将是多么的美好！我已经备受祂的恩典和慈爱，被祂一步一步地带领。我发现在主里面，每一天都是充满美好喜乐的新生活！感谢赞美我在天上的父，感谢你丰盛的慈爱，感谢你爱我们，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予我们，叫一切信你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



作者高馨琪，现为普度大学本科生，于2012年感恩节受浸归主。



我就像是一只迷途的羊，在世界的迷雾森林里跌跌撞撞地跑，磕磕绊绊地长大，笨拙又难堪。直到你寻着我，迷雾驱散，温暖的光照进来，世界渐渐明朗起来，不再阴暗，不再潮湿，不再寒冷。

——题记

福音的种子

奶奶是我童年的全部。

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奶奶开始去教会参加礼拜聚会。有一次她问我去不去，当时我还很年幼，可能是害怕奶奶把我一个人丢在家，又或是从小就爱黏着亲近的人，总之我点点头说要去。于是她带我来到教会，那是一个家庭教会，在一条很隐蔽的小巷里。我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样的了，只记得细长细长的小巷里坐满了人，大家手里捧着圣经，跟着牧师唱赞美诗，之后便是证道。我已经不记得牧师讲的是什么了，当时也不会去听。但是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个周日我都跟着奶奶去教会，周五放假的话也会去（周五是在另一个家庭，印象中也是很难找的地方）。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福音的种子撒在我的心里了，只可惜，那时我的心并非好土，没有结出果子来。

但是神没有放弃我，即使后来我都忘了祂。

奶奶不识字，却每天都坚持读经，唱赞美诗，祷告，甚至晚上睡前还要听广播。她经常戴着老花镜，捧着圣经，问我不认识的字，有时候被她问得烦了，我干脆不理她。后来我长大了，学习繁忙，奶奶再也不打扰我，自己捧着圣经一边看一边哼着歌。下午的时候奶奶会很虔诚地在房间里跪着祷告，我从未听见祷告的具体内容，但是我知道，她在为我祷告，为我们这个家祷告。

只可惜，当时的我不明白。

我一直以为，我的家没有爱，我们争吵，冷战，甚至暴力。我是被父母打大的，他们的爱全都用责骂和打来表达，让我体会不到任何爱的温暖。我的家庭，就像是一群刺猬，明明是希望给对方温暖的，拥抱时却先刺伤了别人。我们从不说爱，也从不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去表达爱。

于是，我开始从别的地方寻找爱。我有很好的很好的朋友，却也受过友情的伤害；我谈过恋爱，它就像双刃剑一般，甜蜜结束便是无尽的痛苦。

刚上高中的时候我因为成绩不好和父母的关系很紧张，学校里也总是和朋友闹不和。那时候我真得很痛苦，甚至学小说里的情节，自己伤害自己。直到高三前夕，升学的压力让我明白，要收心好好学习了。于是我努力做个乖学生，努力地学习，虽然结果很不理想，也曾压力大到在学校没人的角落失声痛哭。但神一直在保守我，祂看到我的努力，祂也明白我的挣扎。高考我考得一般，但却也是我这一年努力来的结果。只是奶奶似乎很不满意的样子，似乎她一直在跟神祷告，求神让我考一本，结果我只考了个二本。但却也要感谢神的恩典，若不是高考数学很简单，我真的就考不上大学了。

2010年九月，我十七岁，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大学一点也不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一点也不精彩；相反地，它无聊又无趣。每天都无聊，上完课回来上网，图书馆只有期末时才会去。我也想

让自己多读读书，努力让每天都过得充实些，结果却还是将自己沉溺在网络中。除了准备托福那段时间我还学点东西，平时都在混。当时的我没有发现，就是这样的生活状态，将我变得麻木，冷漠又自私。

灵的死亡

初中高中大学，我几乎是到一个地方厌倦一个地方。我不喜欢我的生活，却又必须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个废物而努力着。老师说我在学习上一点也不主动，我也很想努力，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我这么做是要为了什么。高考曾经在我的生活中是天大的事情，我曾经为我没有好好努力考个更好的大学而后悔，可是现在想想，即使我考上了，又能怎样呢？我还是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我还是一个被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人，按照别人的意志生活。

我不想做一个多么有个性的人，我只想找到自我——一个精神上的存在——她存活在我读的书里，我看的电影里，我听的歌里，我写的文字里。

可是她在哪里？我找不到她。

去年六月份，奶奶安息主怀。得到消息时我靠在室友身上哭了好久，第二天一早就坐车去奶奶去世的地方——一个偏僻的村庄。在车上妈妈叮嘱我要在村口就大哭，以向村民显示我的孝顺。当时我就觉得荒谬，就哭不出来，所以我也没有哭。

葬礼是根据农村的习俗来办的，烧香烧纸钱戴孝帽，喇叭喷呐吹得震天响。我记得那几天下了很大很大的雨，村子又全是石子路甚至是田间小路，我们要冒着雨在泥泞不堪的小路上走很久，走到一个山头上，然后下葬。

那几天我的心情很糟糕很糟糕，不仅仅是奶奶去世的关系，更是我讨厌这种农村的习俗。奶奶去世时我不在她身边，但盖棺前我看了她最后一眼，她穿着基督教的白色的衣服，静静地躺在那里，

像是睡着了。就像是我小时候，她睡在我的身边一样。可是她再也不会起来了，她去了天父那里，再也不会回到我的身边来了。那是我第一次面对亲人的离去。

十一的时候我是亲眼看着外婆离开我们的，也是我第一次那么近地面临死亡。我感到恐惧，却没有人能安慰我。妈妈难过得快死掉了，爸爸则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并没有很触动，和奶奶去世的场景完全相反。亲人的离去，给我们家带来更多的，反而是争吵与不快。葬礼上，妈妈哭得很伤心很伤心，但我就是不愿去安慰她，仅仅因为当天早上的口角。回学校后也没有打电话给她，直到妈妈打电话给我，质问我为什么回学校后一个电话都不打给她。

她需要女儿的安慰，女儿也需要妈妈的安慰，可是我们却在用最伤害对方的方式来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我没有说为什么，因为我打心底不愿原谅她，所以这么做我反而很痛快。

十一月下旬，那时我已经休学在家，准备去美国的事情。我尤其记得那天，我带了东西去看外公，据说外婆走后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好，瘫痪在床，连话也不能说了。我在外公家呆了一会，跟大舅聊了一会天，之后就回家了。到家的时候家人却告诉我，外公刚刚去世了。死亡就是一转眼的事情，前一秒我还去看外公，后一秒他就离开了我们。多么讽刺的事情。

一年之内，三次死亡，不得不说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很大的灾难。可是我并没有很大的触动，只是偶尔经过奶奶的房间会很怀念她。耶稣的年历画还在那里，祂抱着羊羔，看上去依旧是那么得慈爱。可那时的我对此已经熟视无睹了。我和神的关系，随着我和奶奶关系的疏远也疏远了，我从未想过要去找祂，所以我经常觉得我的生活一片黑暗。

从 AD 113 开始

来美国后我很少想家的。我所期待的外面的世界，如同一个闪着绚丽光彩的发光体，吸引着我去探索，去了解，我体验着异国他

乡的文化，心里完全没有家的影子。但是神的安排是神奇的，祂通过一系列的事情，让我回到祂的身边。

一切都从 AD 113 这门课开始。这门课其实开始是我室友去上的，但她想退掉而我很想学画画，所以我便去上了这门课。于是我认识了后来带我去教会的王妍，还有因为共同爱好经常一起画画的三个朋友。虽然我没有画得很好，结果也差强人意，但是我却很享受这门课。它带我走进了艺术的大门，让我用另一种眼光去看这个世界。

因为我和另外三个朋友玩得好，通过他们我认识了我的前男友。他是个很有趣的人，也很宅，经常宅在家看动漫打游戏写程序。要问我为什么喜欢他，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可能我只是对他有好感，并没有上升到喜欢的高度而已。可能春假的时候芝加哥密歇根湖附近的夜景太美，又或者是我太寂寞太需要被爱了。我不知道，但是春假从芝加哥回来后我们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在一起了。

那时的我，自私又任性，却自以为自己是个好人的。我经常会为了一些小事跟他赌气闹别扭，有时因为不安所以想时时刻刻都在他身边。

我对爱的定义太简单，只要被爱就好了，完全不去考虑对方的感受。所以我们的恋情在暑假之前就夭折了，我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回国又回来，口口声声说着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却始终在原地不肯动。

刚回来的那个星期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天只吃一顿，经常会缩在被窝里哭泣。失恋这种事情，经历过一次就再也不想经历第二次了。那种感觉很无奈，谁也救不了你，只能靠自己振作起来。

后来我在学校遇到王妍，正好她下午的课和我的是一个时间，于是我们便约好每天中午一起吃饭。一个星期过去了，周六我们去一个访问学者老师的家里包饺子吃，晚上老师们说起去教会的事情，说是要体验美国的信仰文化。王妍便说自己是华人教会的，老

师们纷纷表示不敢兴趣。于是王妍便问我：“你要来吗？”我觉得周末也没事，便答应了。

于是我再也没有间断过来教会。

决定信主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我没有想那么多。与主的关系也是在后来慢慢体验的，当时只是想着要摆脱现在的状态，要重新开始。然而重新开始的，又何止是自己的状态？

在与主的每一次经历中，我都不得不去正视自己的灵魂，于是我看见自己，她被世俗的东西所缠绕，被我的罪性所辖制，她痛苦地挣扎着，无法得到释放。

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好人的，可是当我把自己摆到主面前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是何等样的人。我曾经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漠然与无所谓，后来才发现那是因为自己的灵已经干枯了；我曾经对很多事情都没有准则，后来才发现那是因为我找不到自我；我曾经以为做讨别人喜悦的事情就是好人了，后来才发现唯有讨主的喜悦才是真正走在完全的路上。

若是没有主，我还是以前那个我，依旧不会有人去爱，再渴望爱也只会伤痕累累。我比谁都害怕伤害，也很敏感，很多时候心情时好时坏，起伏不定。这个时候我会仰望我的主，我在天上的父亲，只有祂能懂我。很多时候我像个孩子，经常在主面前为自己的软弱而哭泣，可是祂不会责怪我的软弱，只会用祂的钉痕手轻轻地安抚我，慈爱又温暖。像是我的父亲，我一直渴望的那种父爱。祂似乎是通过我一直很渴望得到的情感让我找到了与祂的联结。是的，祂是我的父亲，祂比谁都要爱我，所以祂会在我难过的时候为我擦干眼泪，在我做错事情的时候管教我，在我面临困难的时候给我力量，祂的爱完完全全，丰丰富富地包围着我，世界的风浪再大，我也不会害怕。

前一阵子晨星小组里牧师让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虽然我刚信主，但是这段日子所经历的恩典，真的很多很多。

那些花儿

发之是我上个暑假认识的姐妹，我们上同一节历史课。然而真正认识对方还是在我第一次去教会后的聚餐里，那时我才看清楚她的模样，后来才渐渐熟悉起来。

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对主也很追求，因为当时住得近所以经常一起吃饭聊天，期末的时候一起复习考试。考完后到秋季开学的那段日子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段日子，没有学习的压力，每天吃吃喝喝，聊聊天，一起去教会。明明认识没有多长时间，却感觉很熟悉似的，让我重新认识到友情的美好。

开学后因为一些以前的事情，我经常感到灰心和沮丧，有时候情绪甚至会崩溃。还好我有发之，难过时她会给我安慰，会帮我，会为我祷告。如果没有她，我想我又会缩进我自己的壳里面，不愿去面对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软弱妥协。我感谢神，将她安排在我的身边，让我知道，在主里面的友情是美好的，是永远不会变质的。

虽然上学期我就认识了王妍，但是暑假的时候我们才渐渐熟悉起来。有一次我们一起散步，回来的时候她问我：“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吗？”我愣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时候的我，不知道神的存在，也不知道神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她说：“我送你本圣经吧。”于是我有了我的第一本圣经，我开始读它，却依旧一头雾水。后来她送我一句圣经里的经文，我一直很喜欢：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 5:22-23）

这也是她对我的祝福，每每想到，就觉得很温暖。

她是个很温和的人，对生活总是有很美好的追求。我们喜欢艺术，喜欢去创造生活，给平淡的生活一点惊喜。当然这点上她做得更好，我总是马马虎虎，她却总是温和如水，心细如发。

对她我总是有很多的亏欠，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她在照顾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她对我的好。没有她，我这个暑假会过得很糟糕；没有她，我也不会去教会；没有她，我的生活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神把她安排在我身边，就是为了让我看到她所在的世界，让我回到祂的国度里。所以有一次想到她即将毕业了，我难过得无以复加，眼泪都差点流下来。我以为我不会在乎这些悲伤离别，然而当对自己很重要的人即将离开时，我还是很不舍得的。因为一个人的生，究竟能有几回，能碰到一个改变你生命的人？

真的很感谢主，让我遇到她们。她们的每一言，每一语，每一个举止，都从主你而来。她们就像花儿一样，在主里面努力活出祂的样式，开出最美丽的花朵。让我透过她们看见，在祂的国里，生活是多么的美好。

尾声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成长，那个一路磕磕绊绊，笨拙长大的我，那个寻找爱却总是找不到的我，在世界的指示牌前团团转不知道何谓真理的我，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这条路是平坦的，是温暖光明的，是通往真理的。我走在这条路上，也不感到孤单，因为我的天父就在我身边，祂与我同在。未来的路或许会有迷雾，会有风雨，但是只要那道光永远都在，我就不会害怕。我要勇敢地向那光跑去，直到世界的尽头。✠



作者蒋文韬，普度大学本科生，于2012年8月受浸归主。



我第一年来美国的时候，心里其实很不开心。我知道学费很贵，所以除了读书和多练口语之外，对别的事都毫无兴趣。当时，唐瑶和我住在一个楼层，她有邀请我来华人教会。但因为华人教会与我当时的两个目标无关，因此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唐瑶的室友 Jennifer 是个有很多正能量又喜欢交朋友美国女孩，来自加州。她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也是 McCutcheon 学园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CRU) 的一员。于是我开始和 McCutcheon CRU 的朋友一起在食堂吃完饭，因为这对我的英语有帮助。CRU 在周五晚上有敬拜，他们动员我去，我也就去了几次。他们的乐队很酷，歌也很好听。我和他们一起唱那些当时我不明白歌词意思的歌。碰到我尤其喜欢的，比如《你真伟大》(How Great is Our God)。我也会记下歌名，回宿舍搜索一下。但他们的敬拜对我的影响也就到此为止了。McCutcheon CRU 查经也有叫过我，我拒绝了。我想：以我的英语水平是不可能和她们同步思维的。多半是她们在讨论故事深意的时候，我连发生了什么事都搞不懂，所以我也就不愿浪费时间了。

第一年，我过得挺辛苦，不知道怎样从外部得到爱或是帮助。全靠自己，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很深的忧虑和不安全感。我以为第二年会和第一年一样，却不知主已经为我预备了美好的计

划。我第二年的室友是 Adi。Jennifer 住在我的对门。这对我来说是个巧合。我当时只是决定要住在 McCutcheon 能晒到阳光的那一侧，在网上选了一个我能接受的楼层和房间号。于是，就这样，我和 Adi 住在了一起。我之前见过 Adi 几次，可直到和她做了室友才知道她是个很认真的基督徒，来自一个宣教士的家庭。她几乎每周都参加查经和礼拜。还会用马克笔在梳妆台的大镜子上写圣经里的句子。当时的我还不是基督徒，总喜欢和她争论“世界上有没有神”的问题。记得，有一次她很严肃地跟我说：“你又不信主，为什么总说 Oh, my God 呢？”我当时不以为然，现在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罪，叫做“妄称神的名”。

当时，Adi 常常参加浸礼宗大学事工 Baptist College Ministry (BCM) 的活动。普度大学的 BCM 是一个由传教士 Beck 夫妇负责的基督教学生组织。BCM 的规模不大，但大家都彼此认识。一个周日，Adi 带她的一个朋友和我去了 BCM 吃晚饭。学校的食堂周日晚上关闭，因此这顿饭对我是个头疼的问题。从那次去了之后，我几乎每周日都去 BCM 吃饭直到今天。第二年的时候，我是 BCM 里唯一一张亚洲面孔。虽然和其他的美国学生并没有私交甚笃，但是既提供食物又可以练英语，我又何乐而不为呢？BCM 和 CRU 虽然是基督教组织，但是学生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也并不常常聊到基督教的内容。于是我也就乐得听他们聊些他们生活中的琐事，这样的交谈在一个晚上改变了。那天，Nettie Beck 正巧坐在了我的旁边。她很善意地和我交流，我也就很友善地回应她。我并不以为意，我以为这只是又一场无关灵魂深处的表面对话而已。我们刚开始聊的是喜欢的电影类型，后来不知道怎么的，Nettie 开始情绪激动地告诉我她的信主经历。其实，我当时也没完全听明白她的故事，可看到她恳切的眼神，也就只有连连点头的份了。我和她讨论了一些基督教的问题。我告诉她，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愿意了解。末了，她问我是不是愿意在周三下午和她一起一对一地学习圣经。我思忖了一下，一来我没有办法推辞；二来我在 BCM 吃了那么久的饭；三来，可以提高我的英语；四来，这是一对一的，所以我能提任何我感兴

趣的问题，并且有机会追问，直到完全明白她的解答为止。这个机会确实太好，我就答应了。

现在，才知道，这是多么宝贵的机会，可以去了解圣经。Nettie 有多忙，还抽出时间给我。回想起来，觉得主对我真是煞费苦心。“**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 3:9）

当时查经查的是新约第一卷--马太福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圣经，感觉很异样。那些字句感觉很生僻，和我以前读的书都不一样。Nettie 告诉我，她很喜欢马太福音第三章第 16 节到 17 节，“耶稣受了洗，刚从水里上来，天就开了。他看见上帝的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到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传来：‘这是我所喜悦的爱子。’”我当时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圣经。我该完全相信圣经，还是运用我的批判式思考。当时的我不愿意完全顺服，用我的骄傲去抵挡神的话语，喜欢和圣经争论，因此神也不让我明白祂的话语，读经并无太多所得。可是我却开始对基督教有了一些了解。我开始接触圣经，知道查经到底是在做什么，知道神是有能力、公义、怜悯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 Nettie 常常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对我说：“God has a plan for you”（“神对你有一个计划”）。像我这样一直相信无神论的人，之前觉得人生就是很残酷，全靠自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猛然听说有一个蛮有能力和怜悯的神对我的整个人生有一个计划，也不禁心里暗暗憧憬。还有一点，就是 Nettie 身上的善。她愿意主动来找我，一个只会需要她帮助，不能带给她任何好处的异国留学生。她可以坦然、不加掩饰地告诉我最困扰她的诱惑以及她的困境。她也愿意花时间倾听我遇到的问题，帮我分析，给我鼓励。我们之间建立了比较深层次的友谊。在我之前十多年的生命里，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 Nettie 这样的人。我遇到的人都是自我中心，不愿意帮助别人，不在意别人的感受。而 Nettie 却很关心别人的感受，还常常自我检讨是个罪人。

我对人能够达到这个层次，感到非常惊叹。我相信她是真的相信基督，而且真的是为我好，才希望我信主的。

可是我理智上仍是不信，不愿完全顺服。我只是非常困惑，开始对基督教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那时，当我和家里人通话或是与不信的朋友交谈的时候，我还是坚持地说：“我不会信基督教的。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普度第二年的第一个学期就这样飞快地过去了。寒假来了，我带着满肚子的困惑踏上了飞往加州的飞机。

Jennifer 的家在温暖的圣地亚哥，我将在她的家里度过两个星期。之前的一周，我原打算独自住在洛杉矶白天观光游玩，夜宿青年旅社。可是，爸爸帮我联系到了住在洛杉矶周边的 Fred 一家。Fred 得知我一个人到洛杉矶玩，就邀请我住到他家里去。Fred 和 Lucy 是从上海移居到美国的，有两个可爱的孩子。说到爸爸和他们认识的经过又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爸爸一次在洛杉矶报了一个华人旅行社。他的团友中有一位也是从上海来的女士，两人便开始聊天。聊一聊竟然发现爸爸的某位同事竟是该女士的亲戚。而且这位女士那天要到 Fred 家里去吃饭，而 Fred 就是爸爸那位同事的哥哥。Fred 很热情，就邀请爸爸一并去他家里吃饭。爸爸就是这样很奇妙地认识了 Fred。去年秋季学期的时候，Fred 独自回了一次上海。爸爸就回请了他并向他提了我寒假的事情。于是就这样我寒假的第一周将在 Fred 家里度过啦！

主真是早有计划。我之前听爸爸说 Fred 一家是基督徒，吃饭前都先祷告的。但他们具体虔诚到什么程度，有多爱传福音，我就知道了。后来的事情证明，他们极其虔诚。我到达洛杉矶的那天是周日，Fred 做完礼拜后，来机场接我。当我知道 Fred 来机场接我的时候，我快乐得不得了。其实，如果时光倒退两年，我还是国内的那个我的话，我一定会觉得理所当然。一个人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没有人来接我怎么可能？可是在美国的第一个寒假，我和同学去了举目无亲的纽约，从 LaGuardia 机场出来，一晚上没睡的我硬是照着青年旅社的指示，一个人提着行李箱坐公共汽车找到了我的

小旅馆。一想到这次不需要那么麻烦，心里就乐开了花。更何况 Fred 和我非亲非故，他居然愿意来接我，心里感激得不行。回首过去的自己，不禁感慨。自己在上海的时候实在是在糖水里泡久了，都不觉得甜，没有感恩的心。在美国的第一年，虽然凡事靠自己很辛苦，但使我明白了别人的帮助不是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懂得了珍惜和感激。主对我们真得是有计划的，即使是使我们吃苦，也一定有美好的心意在里面。吃苦有时候是必要的。如果不是辛苦的第一年，我都不会懂得遇到 Fred 是主的恩典。

Fred 接到我，互相寒暄了几句，他就忍不住问我说：“你学校有没有人给你传福音啊？”我就告诉了他和 Nettie 学习圣经的事，并说我还不信主。从那之后，Fred 和 Lucy 就开始源源不断地给我传福音。在他们开车送我去里根博物馆、Getty Center、圣莫妮卡海滩的路上，他们边开车边向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我不住地讲为什么要信主。他们把信主看做人生中最重要的事，Lucy 说，等她的孩子长大了，她想回到中国去传福音，因为人的灵魂实在是需要主的话语。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基督教不只是洋人的宗教，也可以是中国人的宗教。我也看到他们家里充满了喜乐。我知道我的父母从没接受过非亲非故的人到我家里住一个星期，更不用说开车送客人出去玩。Fred 家里却时常有人去住。Lucy 告诉我，我走之后，她又会帮助一个从上海来的母亲物色她儿子的美国高中。Lucy 说，主赐给他们那么大的房子，就是要他们用它来招待人。其实，我看到 Fred 和 Lucy 都很忙。Fred 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不但要养家，还要供房。Lucy 虽然不工作，可是她要照料两个孩子的生活起居，打理家务。她还是某个教会团契的主席，经常参加、组织教会活动。日常的活动已经足以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了，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对像我这样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看到他们，真是让我觉得信主的人很奇妙。基督徒和其他的人不一样。其他人只关注自己的需要，基督徒却关注别人的需要。我想知道是什么使他们不同，可以行出善来。另一点，就是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我觉得他们的思维

和我更相近。也就是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第一次萌生了开学后，要去华人教会的想法。

虽然在 Fred 家只呆了短短一周，可是在他家里度过的时光对我意义非凡。告别洛杉矶，我踏上了驶往阳光灿烂的圣地亚哥的火车。我在那里见到了 Jennifer 的一大家子。Jennifer 的妈妈叫我和她一起去超市采购我喜欢吃的食物。告诉我，她家的冰箱完全对我开放，要我不要拘束。他们全家陪我去了海洋世界。Jennifer 的家人带我参观了圣地亚哥军港，科罗纳多岛，和充满墨西哥风情的圣地亚哥老城，还带我品尝了墨西哥菜，希腊菜，阿拉伯菜，日本菜和久违的海鲜。我在他们家过圣诞节，他们给自己的女儿们准备了什么，我都有一样的一份。于是我收了一大堆礼物：项链、香水、围巾，手套，帽子、睡衣、绒线靴子，薄外套，毛线衣，裤子，等等。这样的礼遇实在是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让我惊奇万分。我惊讶于他们竟然会对我一个素昧平生的异国留学生那么好。这样的好事似乎只有在最甜蜜的梦里才可能发生。可是，它就是在我的生活里真实地发生了。除了这是神的恩典之外实在很难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大大地惊奇了，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神，这些是不是就是祂的恩典？

在圣地亚哥，我第一次去了教堂。当时，我仍旧还未信主，只是因为 Jennifer 的家人要去做礼拜，便跟了去。那是个遵循古老仪式的教堂。座位前面有唱诗本，有穿黑袍的唱诗班，去那里的会众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在门口发单张的人看我的眼光，他们似乎对我很感兴趣，很想了解我似的。

非常愉快而又异常充实的寒假转眼而逝，我与加州挥手作别，回到了普度的校园。我没有忘记我在洛杉矶对自己做的承诺，可是懒惰的我拖延了三四个礼拜才第一次走进了华人教会的大门。第一次是在活力组查经，清楚地记得那次查经是 Frank 和发之带的，查的是路得记。当时查完经后，我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顺服，向发之发了很多质疑。对不起，发之。可是，当我回家后，自己把路得记从

头到尾读了一遍（因为路得记很短，所以我才愿意读完的）。我突然觉得我和路得很相像。我们都是外邦人。她是摩押人，我是中国人。我们都背井离乡从一个不敬拜真神的地方去到一个敬拜真神的地方。她从摩押去到了犹太；我从中国来到了美国。我之前还是会觉得基督教是洋人的宗教，和我无关。可是，路得不是犹太人，可当她决定要跟着拿俄米离开摩押去到犹太，主没有因为她是摩押人而拒绝她，主接纳了她，同样赐福给她。虽然路得不方便到别人的田里去拾麦穗，别人可能会因她是外邦人而欺负她，可主让她遇到了波阿斯，遇到了给予她帮助的人。就像我在美国，同学会因为我是国际学生而对我另眼相待，可是主让我遇到了 Jennifer, Nettie, Fred，这些帮助我的人。我第一次读圣经有了所得，我觉得主是在藉着圣经对我说话。我终于决定信主了。

第二个星期五，我又去了华人教会。这次，我跟着振宇去了活水组。依旧是查路得记，这次是张嫫带查经。查经结束后，张嫫问我：“你信主了吗？”我说：“我信主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信主之后是要做决志祷告的。于是，张嫫和黎薇逐条问我“是否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是否愿意悔改离开罪，是否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并复活了。是否接受耶稣基督作你的救主和你一生的主宰；藉着祷告，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心里，管理你的生命？”我一一答是。然后在那个晚上，张嫫和黎薇带领我做了决志祷告，那漫长困惑的旅途至此结束，圣灵终于进入到我心里。✠



作者冯晓，普度大学本科生，
于2012年感恩节受浸归主。



仍记得高中时，我父亲两次专程从北京跑到郑州在宾馆中向我传福音的场景，当时父亲一再向我强调，“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然而，可能是由于当时年龄太小不懂事，再加上从小以来所受到的无神论思想教育，那时的我觉得福音所讲的东西都是天方夜谭，对神的存在完全不相信，搞得父亲两次都是失望而归。

上了大学，每个寒暑假都会去北京，父亲总是会利用这样的机会继续对我传福音，带我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在此中间我看到了很多生命非常美好的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是切实地感受到了信主之后父亲身上的各种改变，这时的我开始动摇长久以来无神论的想法，慢慢地对神有了一些的认识，不过此时的状态依然是半信半疑，但是父亲已经发现了我的变化，非常欣喜，于是在 2011 年的暑假他找教会的牧师带我做了决志祷告。然而，从内心来讲，那时的我并没有完全的信，只是由于父亲的期待以及自己对主内弟兄姊妹的好感与好奇而接受了主。由于自己那时并不坚定的信心，我在暑假结束回到学校之后并没有太多改变，没有寻找团契，也没有很好地成长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现在想来觉得非常的遗憾与后悔。于是这也就导致了在信主一年之后，就是来普度的前夕，父亲依然坚持不让我受洗，因为他我并没有完全做好受洗的准备。在来普度之前，父亲积极为我联系了普度华人基督徒团契（PCCF），并找到

了陈军老师，陈老师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加入 PCCF，这也让那时的我对 PCCF 有了很大的期待。

感谢主，我顺利地来到了普度，加入了 PCCF。在 PCCF 中，我认识了很多非常好非常属灵的弟兄姊妹，真切地体会到了兄弟姐妹之间的爱，在这里尤其感谢彭飞弟兄和我们晨光小组的弟兄姊妹，大为，Ron，Pricilla，李娜等等对我的帮助，这些都使我非常受感动。同时，在教会的学习生活中，感谢晨光小组的弟兄姊妹，尤其是 Sandra 对我的带领，让我对主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从心底里完全接受了主。虽然现在的我还是初信的基督徒，但是我已能深刻地感觉到了这些年来神对我的爱与保守以及我对祂怀有的诸多亏欠。然而，即便如此，祂依然没有放弃我，在适当的时刻开启我的心，感谢主！我觉得现在的我已经为将要到来的感恩节洗礼做好了准备，准备借着浸礼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成为在耶稣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

我知道我的见证很平凡，但是父亲和何牧师都给我讲过，这是因为我是有福之人，并不需要接受太多的苦难就能够相信。我也深以为然，感谢主！虽然现在还是时常会有软弱，但是我相信我会多多地亲近主，也希望主能够给予我更多的信心，让我能够完完全全地把自己交付在主手中，活出祂的样式！✠



作者王樟新，现为普度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研究生，于 2012 年感恩节受浸归主。



在中国大陆无神论是无处不在，我当然也是其中受教育者之一。一直以来认为只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把子女培养好，就是一生最重要的事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迷惑劳累无助，看到的就是人与人之争，生活在困惑、忧愁、迷茫和绝望中，尤其是看到家里老人年老多病，就会想到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有时还会去庙里烧香拜佛，想求得什么，结果是虚空一场，原来怎样还是怎样。

09 年女儿去美国留学，信了主。在回家探亲时，向我们传福音，给了我们一本厚厚的圣经。当时我也是觉得可能是美国的生活环境需要，反正我也不反对也不赞成，只是看到了女儿有点变化了，看到她平安喜乐知足快乐，我心里想她去了美国就是不一样。然而我还是没有去翻看过那本厚厚的圣经，还是觉得在国内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去年（2011 年）九月女儿结婚，邀请我们来美国。我们 9 月 1 日启程来到了美国，第二天（周五）女儿女婿说带我们去聚会，我心里就想很好啊，可以结识朋友，这也是我喜欢的。我们来到了拉法叶华人宣道会，一进教会我就感觉到从未感受的亲切气氛，就好像来到了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们互相问好，充满温馨和关怀，不断有人来向我们问好。我就问女儿这就是教会的聚会吗，女儿说是呀，以后你会很喜欢。当聚会结束前呼召时，我

还是没有勇气举起手来，就觉得脑子一片空白，没有思想准备。既然如此，就不要假装虚伪。结束后，常玉萱姊妹过来和我亲切地交谈，让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感动，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我分享，让我看到这位神的真实与值得信赖。这时不知怎么的，我就被她的经历影响控制不住情绪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就和常姊妹一起举起了手，常姊妹就带我做了决志祷告，这时女儿也为我流下了幸福的眼泪。后来在美国的 20 几天里，我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每天女儿女婿都会跟我们讲关于圣经方面的事，还参加了周三秀君姐家的迦南团契查经，感谢何牧师耐心细致地给我们讲解圣经。

回国后，我就让女儿给我联系国内的教会，开始固定聚会。加上每天收王丰荣弟兄的灵修邮件，周三查经，周日礼拜都是我所盼望的，一年来确实感到生命有很大的变化，从原来的忧愁绝望到现在的平安喜乐，更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认自己的罪，也求主赦免饶恕，坚信只有靠着天上的父和祂的独生子才会全然赦免我们，也才能让我们全然依靠。我认识到神是创造宇宙的唯一真神，此时此刻，我已经觉得离不开神，离不开教会，感谢神！让我成为祂的女儿。今后在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过程中，必定还会有坎坷艰难，但有主一路引领我，我必不至缺乏害怕，求主的圣灵不断催促我，带领我成长，领受祂赐的灵粮，奔走天路，感谢赞美主！✠



作者袁康礼为赵壁姊妹的母亲。左图为袁姊妹与丈夫赵嘉平和外孙卓平的合影。



我是一个在人生旅途中将近六十的人。曾胸怀一颗乐观向上的心，相信社会是和谐的，人的情感是善良；相信一个人要有理想，它便是我立在天地之间的心理支点。为此，在自己不同的经历中，我总是努力多看多听正面的、少看少听负面的，以此调节心理。当遇到逆境时，努力把它看作是人生的上坡路，与其埋怨，不如向前看，努力学会保持心理健康的状态。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当我所向往的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被对于物质的追求、对于功名利禄的追求、以及假恶丑的滋长泛滥所替代充满的时候，自己昔日的人生观价值观便被现实的残酷和败坏所破灭。特别是我在公司单位里多年来一直以一颗诚实良善的心态、职守敬业的精神来面对，注重本职工作、精益求精，却总是无果而终。我彷徨、迷茫、失落，眼前一片昏暗，对未来感到失望而无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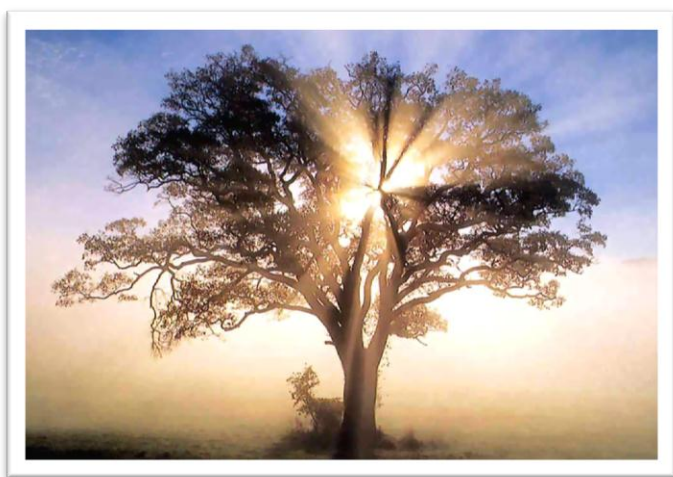
2011年9月2日，我在拉法叶华人教会里首次听到神的福音，得知这天地间有一位耶稣基督，祂本是我的救主。从“卢刚枪杀案”中，我看到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在这件人命案中的为人行事有着本质区别。我的内心被震撼而激动不已、热泪盈眶。而在耶稣身上所彰显的公义、仁爱，不正是我长久以来追求的社会公正、人心善良最好的体现吗？我忽然发现自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多年来在无尽的虚空中游荡，而当我终于看到一个属天的家时，心情激动不已，并于当天晚上决志信主。现在想来，那时神正在叩开我的心门，迎接我回到祂的家中，感谢主的救恩。如今信主已过一年，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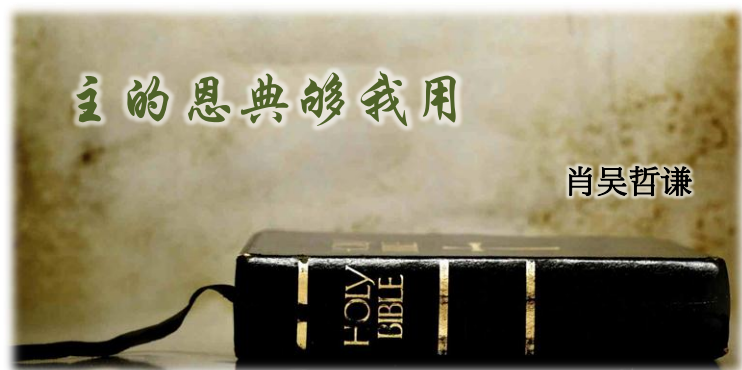
的妻子说我变了，一改以往怨天忧人、心中不平的俗世搅扰，而变得谦卑平和、心里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我由衷地感谢神的光照和浇灌，祂不仅救我脱离以前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且还医治了我心理上的疾病；神不仅在我的里面掌管着我的日常生活，而且帮助我面对在公司单位里遇到的难处和软弱。和我一起合作的同事也说我变了，一改以往操作过于严谨，而变得轻松有序。他们觉得好奇。我就说：“这是我的救主在帮我工作，靠我自己是不可能的。”起初他们不是很明白，感谢主的带领让我可以向他们传福音讲圣经故事。如今他们也渐渐喜欢圣经这部书了。虽然他们还未信主，愿圣灵感动使他们早日归主。

如今我越来越坚信，神对我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多年来，罪却让我与神隔绝，甚至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调节心态，来追求所谓的平衡与快乐。然而神从未放弃我，是祂呼唤我，让我终有一天认识祂，并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救主、生命的主，祂配得一切的赞美。感谢神！✠



作者照片请见第 26 页。赵嘉平和袁康礼夫妇于 2012 年 10 月 8 日受浸归主。





新生

我是肖吴哲谦，来自中国大陆，普度 2012 年秋季大一新生。

时钟拨回到 8 年以前的 9 月 14 号，那是我第一次踏上北美大陆。2004 年，我母亲获得中国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来到美国密苏里大学做访问学者。由于妈妈不愿意与尚处懵懂调皮时期的我分离一年时间，她决定克服重重困难，为我申请了 J2 签证，把我带到了美国，并在当地小学完成了小学第五年的学业。那一年的经历，让我不仅仅体验到了另外一种文化，使我掌握了一口更为地道的英语，更重要的是，我在这一年里遇到了主，认识了主耶稣，从此我的生命开始发生改变。

记得刚到 Columbia（密苏里大学所在的城市）的时候，听说有人要带我们去教会，我心里是万分不情愿的。因为在 10 岁的我的脑海中，基督徒都是那种很死板，没有情感世界的“修道士”或者“修女”。可是当我第一次进入 Columbi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哥城华人教会）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教会和我想象的是那么的不一樣。有很多年轻人，也有很多小孩，他们很热情，穿着也和我们一样（我开始以为基督徒都是整天穿着大白袍子生活）。更关键的是，每周五晚上他们都会带中国饭菜来和大家分享，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冲着这个原因，我和老妈差不多每周五

都会去教会。随着我们到教会的时间越来越长，开始有兄弟姐妹向我们传福音。那时的我自诩为坚定的“无神论者”，每一次跟着老妈参加周五查经的时候，都会找机会和兄弟姐妹们辩论，虽然我拿出来的论据都非常的无理取闹，但是大家对我却非常地容忍。到了2005年的2月份，我们参加了一个福音营，恰好冯秉诚牧师带了个短宣队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在那次的布道会中，很多人受圣灵的感动，包括我的母亲。在第三天的傍晚，我和妈妈在湖边散步，她问我，如果她决定信主，我有什么想法。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非常地委屈、难受，“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我说：“如果你要了天上的爸爸，是不是就不要我和爸爸了？”我的母亲听到我所说的，也和我一起抱头痛哭，不过哭完后，我和妈妈都感觉到内心的压力得到极大的释放。更奇妙的事情在接下来一天发生了。当时我们在进行儿童的查经，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一个美国老师把我叫到一旁，和我聊天，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最后她让我和她做一个祷告，我没有提出异议，跟着她一起做了这个祷告。做完祷告那一瞬间，她对我说：“恭喜你！”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刚才已经决定请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了。那时，我并没有很郁闷，也没有很委屈，只是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感觉还蛮好的！后来见到我的母亲，她告诉我她今天也决定相信耶稣基督是她的生命中的主宰。感谢主！这种“巧合”除了圣灵的感动之外，还有什么能够做到呢？

洗礼

2005年底我们回到国内。刚信主的我，对于向身边的同学传福音异常的有热情。但是由于自己年龄还小，信主时间不长，阅历也不够多，所以总是无法和别人说清楚谁是耶稣，为什么我们要去相信他，最终也会陷于没有结论的辩论，甚至是争吵当中。回国的头几年一直没有很固定的教会，有时候会去三自教会，有时候也会去不同的家庭教会。对于我来说，每周去教会都是一件不得不做的

“任务”。其实自己那时并不太愿意去教会，因为圣经里面讲的东西我也不太懂，而且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甚至有时候还不得不放弃做作业的时间。这对于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儿来说确实是一种“煎熬”。但正是因为那个时候妈妈带着我每周去“完成任务”，让教会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个部分。随着在教会呆的时间越来越长，耳濡目染，我也开始学习每天固定和神交流，与他分享我的生活，我的得失，还有感谢他赐给我的一切。就这样，我决定在 2007 年我 12 岁生日后，决定接受洗礼。虽然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小孩子，虽然我还不太懂圣经中所提到的基要真理，但是那时我已经开始知道，我是个罪人，但是因主的缘故获得了新生。

试炼

洗礼对于我，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只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开始，就像一个婴儿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我们属灵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与不顺，然而神却总是藉着这一切的“绊脚石”来提醒我，让我在挫折中成长，在逆境中得到祝福。初三下学期体育中考的前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平时身强力壮，爱好体育运动的我，突然感觉自己心跳有些不正常，心脏跳动很快，像要从胸口跳出。第二天我没有回学校上课，而是去医院做了检查。经过各种检查后，医生怀疑是病毒性心肌炎（其实到现在为止，医生都无法确定我当时的病症是什么，因为我的症状和检查结果不完全符合心肌炎的判断标准）。当时，医生建议我不要再参加剧烈运动了，更不能参加体育中考了。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是接受不了，因为我有充分的把握，自己可以在体育中考中轻松拿够满分。而如果体育不能拿到满分的话，很可能影响到我进重点班。更让我伤心的是，我可能再也踢不了球了，足球可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我为此哭了一晚上，我很难过为什么这种事情会降临到我的身上。感谢主，主在我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一直陪伴着我，祂甚至抱着我走过人生的低谷。当即刻的冲击慢慢退去，我心中的忧

愁也渐渐散去了，我也逐渐恢复了乐观的本性。我和妈妈祷告，求神安排未来的一切！我们也确信，既然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他必定会保守我平安的度过。就这样每天藉着祷告，我平安地度过了高中升学的最后一段时间。感谢神，这件事情过后，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好，很少出现当时症状，直到现在，我依然活跃在球场上。虽然高一没有考入重点班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有些遗憾，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也正是那段时间，在那样一个普通班级里，我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展现我自己，锻炼自己的能力，让自己越发地成熟起来。感谢神，藉着这么一件事情，让我逐渐明白什么才应该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当我们把世界上的某样东西看得太过于重要的时候，比如说成绩、足球，这些就不再是我们快乐的来源。当世界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的时候，世界也就遮盖住了我们仰望神的眼睛。每当这个时候，神总是会提醒我、鞭打我，让我能够清醒过来，把一切属世的东西从最高的宝座那里撤下来，单单地全然注视我们的主。因为当我们有了主的时候，我们也就拥有了一切。

感谢主，每当我在顺境中飘飘然、在成就中迷失自己的时候，主总会站出来，放一颗石头在我脚前，让我被绊倒，以此来提醒我。每一次的跌倒，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成长，有属世的成长，更多的是属灵的成长。

感恩

我属灵成长最多的一年大概就是高三休学回家申请美国大学的这一年。感谢主，让我有如此充裕的时间来陪伴外婆度过人生最后的大半年。我的外婆是一个很单纯的人。自 2008 年外婆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以来，我一直在外婆身边见证着上帝在她生命中的恩典。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我几乎每天都陪伴在她的身边，直到她安详地被主接走，与我们暂别。

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外公外婆，2010 年初，两位老人搬进了我们在广州的住所，而我和妈妈则在小区内另租了一套房子。虽然最近两年由于药物的副作用，外婆常常产生幻觉，并且逐渐忘记了我们的名字，我们的身份，但是每到周日，当听到我和妈妈说要带她去教会的时候，她总是很开心、很喜乐，她单纯的笑容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随着用药时间的增加，外婆的痴呆症状越来越严重，她的情绪也开始琢磨不定，常常自言自语，言语间透露出了她内心的不安与害怕。那时我常常陪在她身边，喂她吃饭，给她唱歌，看照片，讲故事，想尽各种方法逗她开心。两年前，当得知外婆被诊断出癌症晚期时，我还是相对平静的，因为在我看来，那时的外婆，依然是那么单纯，那么喜乐。每次去外婆家，还没有进家门，我就会大声喊着“外婆！我来啦！”她也总是会笑嘻嘻的跑出来迎接我，问东问西一番。虽然外婆患病，对我们家庭影响很大，但是这两年主的话语一直在支撑着我们，祂说过“**不要怕，只要信！**”。是的，这就是主给我们带来希望的光！而外婆只是单纯的信靠，她也许不太明白太多圣经原理，但她知道，她的主会帮助她的！

从 2010 年初到外婆离世，她仅仅靠靶向药物治疗，没有任何创伤性检查和治疗，神一步步带领她，平和、安静地走过人生最后两年半光景！

这让我想起了摩西十诫中的一条：**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出 20:12）。我们将自己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给父母，并且时常陪伴在他们身边，永生的福分才不会离开我们，在他们离开世界后，我们也不会留下任何遗憾。

也是这一年，在一段情感经历中，我真正地明白了妈妈从我 12 岁那年就告诉过我的话：你以后的妻子一定要和我们有共同的信

仰，那就是信上帝，因为信与不信不要同负一轭（林后 6:14）。曾经我只是知道这是一个要求，但是根本不理解其深刻的原因。直到自己经历过了，体会到了不同信仰和价值观带来的痛苦和愁烦。感谢主能够让我在那个时候遇到她，亲身体会到了这种痛苦，同时也更加坚信，我将来的伴侣，主必定为我预备。我所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并在主的话语里面不断成长，努力活出祂的样式！

顺服

靠着主的带领，我来到了普度大学。说实话，在我准备申请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普度大学，我都忘了我是如何误打误撞申请到普度。没有找中介，也没有人指导，心里有段时间也没啥底，然而自己就这么摸着石头过河一般来到了这儿。然而神就是如此的神奇，被普度录取以后我就联系上了 GLCAC 的何牧师。一直记得一个弟兄分享的一句话：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教会。联系上何牧师之后，惊奇的发现他们一家居然也是从密苏里大学的 Columbi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哥城华人教会）过来的。感谢主！我坚信来到普度就是因为上帝的带领。也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主大大地使用我，在教会服事主，在学业、生活中荣耀主。也希望自己能够更多地与神亲近，感受祂的恩典，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求主带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都能够在这里健康地成长。✝



作者肖吴哲谦，现为普度大学本科生。



珍惜教会生活

陈国志

自小我就跟随父母亲到教会作礼拜，上教会的幼稚园和参加儿童主日学。能够在年幼时就认识耶稣基督，真是何等大的福气。虽然当时对圣经的真理并不完全明白，但我非常喜欢听圣经故事和唱儿童诗歌。随着年龄的成长，我渐渐了解圣经的教导，清楚自己的信仰，肯定救恩。在中学时，决志信主，一生跟随主。信主后，我有许多学习真理和学习服事的机会。我踊跃参予教会主办的查经班和圣经课程，同时借着教会弟兄姊妹的分享鼓励、属灵长辈的劝勉教导，我的灵命逐渐成长。我也参加多方面的事奉，能够让恩赐被神使用是何等甜美的事。这不仅是回应主爱的表现，也是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

然而在教会久了，似乎把教会生活当成理所当然。事奉神二十几年，感觉上似乎有些麻木，事奉的热心与参加教会活动的积极性也似乎在消退。虽然还是忙于服事，灵命也不是很差，但起初的欢乐满足已被忙碌疲惫取代，事奉不再是一种享受和荣誉，而是个缠累烦闷的苦工。

在 2008 年，神给我到日本留学的机会。在海外求学可真是个不一样的经历。虽然有妻子和女儿的陪伴，但要离开舒适的环境，与亲戚朋友分离可真不容易。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中，我们学习单单依靠神。在语言不通的时候，神安置适合的人在我们的身旁帮助

我们。上帝亲自供应我们日常所需用的。由于附近的华人教会离我们家非常远，况且那时孩子还小，乘搭公共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们比较少到教会去。我们主日时就在家里作礼拜，上网听道。那时的灵命很好，与主非常亲密，我们亲身体验到神的同在。我们也深知耶稣是我们最亲的良友。不过同时，我们非常向往教会生活，想念在主里与弟兄姊妹团契的喜乐。更不用说怀念能在神的家里服事的机会，总觉得能够为主搬张椅子也是个荣誉。在日本的那三年几乎经历在“旷野”的生活，对属灵的学习以及在教会的服事又饥又渴。

神有奇妙的带领。在日本博士毕业后，神把我们一家带到美国普度大学让我修读博后。非常感谢神让我们找到拉法叶华人宣道会 GLCAC。这个教会不仅与我们新加坡的教会相似，我们更被牧师执事弟兄姊妹的热忱所吸引。在这里我们不只是追求灵命的成长，有传福音的机会，也能够再次投入事奉。感谢神，借着人生不同的体验再次燃起我爱主服事主的那把火。我还怎么能不珍惜教会生活呢？✠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希伯来书 10:24-25



作者陈国志现为普度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左图为陈弟兄与妻子和两个女儿的合影。



神赐新生

赵璧

怀孕期间一路顺利的我，在 Noah 出生的过程中，却经历了一些波折。短短几天，神让我们大大地经历祂，让我看到祷告所能成就的事。祂改变我，从想不起祷告，到主动祷告，从求事态改变，到求己心的顺服，神一步步地引导我，也一一回应，有些即刻便给答案，有些让我耐心等待，唯一不变的，是祂分分秒秒的同在，是祂不落空的应许。

37

10月9日，星期二

今天到预产期了。夜晚的阵痛让我无法入睡。疼痛越来越剧烈，也许是时候去医院了。漆黑的夜里，车驶在去医院的路上，Noah，你准备好要出来了吗？虽然身体疼痛，我的心却平静，没有害怕。因着一路顺利的孕期，让我丝毫没有戒备，原来还有更多挑战等待着我们。

到了医院，躺在病床上，护士来检查我和胎儿。平时医生检查时，总是很快就找到强有力的胎儿心跳声。然而护士左听右听都无法找到。我开始有点紧张，Noah，你到底准备好了吗，还是在和妈妈捉迷藏呢？护士觉得不对劲，决定用超声波检查。这才发现 Noah 的脑袋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冲着下方，我越发紧张，Noah，你去哪里

了？不是早在 28 周医生就说你头朝下了么？终于超声波找到了胎儿的头，Noah 不知什么时候转了 90 度，横在了我肚子里。护士说，如果这会儿要生，只能剖腹。剖腹？这两个字在我怀孕期间从未曾被提起。从来各项指标都正常，害喜、对食物的挑剔、各种不适，我一概没有，医生早就说了我八九不离十是能顺产的。怎么到了最后关头，Noah 你居然在妈妈肚子里瞎翻腾。我慌了神，因为从来没有预备要剖腹产，对于手术一无所知。

护士建议我先回家，天亮给医生打电话。回家的路上，我默然，心中对神说，神啊，你要怎样就怎样吧。虽然这样想着，但是心中没有平安，乱乱的，埋怨、不安、紧张、害怕，混杂在一起，我一直对自己身体状况很有把握，怎么会这样呢？

当神把事情的发展拉到我所没有计划到的境地时，当我自以为的全然掌控被神击碎时，我是无法应对的，什么顺服、什么刚强、什么在神里面安歇，统统不见。表面的我也许看来很平静，但是我却无法让心平静地来到神的面前，更不用在此刻提什么感恩赞美了。

10 月 10 日，星期三

11 点到诊所见医生，超声波下的 Noah 居然又转了 90 度。这下可好了，完全头朝上臀部朝下。怀孕期间的分娩课上，隐约记得说这样的胎儿只能剖腹产。40 周，我头一次觉得自己那么无助，什么都做不了。我猛然想到，这 40 周，我有把自己的身体交给神吗？没有，每次别人关心我身体状况时，我都会说感谢神没有吐、胃口好、常游泳、还爬了 3000 多米的山。其实我心里有的都是沾沾自喜，以为身体健康全是我自己的“功劳”。多么可笑！当我说感谢神的时候，我是真的感恩吗？还是像生活中遇到其他顺境时，总挂在嘴上，但却不是从心里来的那句“感谢主”？

医生约我第二天早上 6 点去医院。她说帮我通过按摩尝试在体外转胎儿的位置。但是胎盘的位置就在正上方，如果按太大力了会导致胎盘出血危险不小，所以她答应只是尝试一下。如果行不通明天就剖腹。听她的口气，剖腹产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她顺带说了让我回家运动一下，说不定胎儿会转回来。我却没有一点信心，离明天早上 6 点，20 小时都不到了，怎么可能转得过来。我的小信此时被赤裸裸地抖露出来，虽然我从未承认，但是遇事我宁可仰赖自己对于可能性的判断，自己判断可能性较大的时候，就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判断无望的时候，也就全然失望。我也知道要信靠神，但这信靠只存在于知晓的层面，当事情在我眼中看来机率太小时，神也就在我眼中消失了。信靠信靠，在祂万事都能，说得溜，但是心底里还是靠自己。

回到家我第一个反应就想上网查关于剖腹产的知识。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位姊妹分享她的育儿经历：当人有问题时，第一个想到的常常是看书、上网搜，而不是求告神。似乎有一个声音对我说：Google 比神还大还厉害吗？我的手缩了回来。这时我才想到，从昨天以来，我都没有安静祷告。我这才开始向着神祈求。而我似乎不知道如何求，我甚至都不敢求神让 Noah 再次转身。与其说不敢求，其实是出于我的小信，这样的小概率事件，神会出手让他转身么。我想到亚伯拉罕和撒拉在年老时都曾对神应许的孩子缺乏信心，然而亚伯拉罕依旧到神的面前来，将他的疑惑摆在神的面前，而撒拉却选择站在亚伯拉罕身后，在心中嬉笑，却不来到神面前。亚伯拉罕虽有疑惑，仍相信神是信实的，神便以此称他为义。于是我想，虽然对事情我没信心，我也该仗着神的信实和大能来祷告吧。到了神面前，都不知道说些什么，便说：“主啊，祢已经胜过了这世上一切的黑暗权势，祢怎会不带领我战胜对剖腹产的恐惧呢？祢怎会不带领我在生产过程中见证祢呢？求祢加添力量和信心

给我。”于是这一天，就在不太有确据的祷告中度过，我知道自己小信，但我也坚信，神知道我所能承受的，神给我的绝不会多过于此。

10月11日，星期四

阵痛越来越不饶人。好不容易熬到了早上，6点我们准时来到了医院。第一件事情自然还是照超声波。过去的一天，除了和平时一样的胎动，我毫无特别的感觉，所以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准备再一次在屏幕上看到这个头朝上的 Noah。然而当检测的仪器挪到腹部下方时，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圆形，护士兴奋地说：“看，头朝下了！”什么？怎么可能？！这 20 来个小时中，我可是什么感觉都没有啊，Noah 呀，你什么时候又转身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不停地问护士：“真的吗，你确定吗？”得到的都是肯定的答案。不一会儿我的主治医生来了，一检查，她也兴奋地说：“简直不敢相信，胎儿转到可以顺产的位置了。不用在体外转他，也不用剖腹了！”太棒了，我高兴坏了，我自认为不可能的事，这不是神的作为又是什么呢！小信的我啊，为何小看当我们还在母腹里就创造我们、知晓我们的神？为何不相信在祂没有难成的事！神明明白白地再次告诉我，祂并不是存在于我臆想中的神，我的想象、我的揣测、我对祂能做与不能做的定义，都不会对神知晓一切、掌控一切的本性产生任何改变，祂所能做的远远大过我自以为的聪明，我自以为能给神设一个界，然而这个界，完全阻碍不了祂，却阻碍了我自己踏出信靠的步伐。

欣喜万分的我，以为就此一路顺利，似乎马上就能把 Noah 生出来了。然而漫长的一天才刚刚开始。早上 6 点检查时开了 3 指，到了中午还是 3 指。医生决定破羊水，过了一阵到了 4 指，可一整个下午，便一直停留在 4 指。催生素打入体内，每半个小时加量，到了晚上 6 点多，医生来检查时，仍旧是 4 指。眼看催生素的量就

快到最上限了。我开始有点着急，Noah 小朋友，你到底在磨蹭什么呢？再一次的检查后，医生摇摇头，说：“你的盆腔这么久不打开，现在看起来不太可能顺产，别人第一胎都提前至少一两周就进入生产通道，你到现在还没有，照现在看来你还是要剖腹。”医生的话如晴天霹雳，我又懵了。这一次比起一天前听到要剖腹的消息，更让我难以接受。我心中似乎有一个任性的小孩子，被大人拿走了手里的糖，即刻便哭闹起来。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早上都已经转过身来，医生都说能顺产了，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甜头尝一尝，到头来还是要我剖腹！为什么还要让 Noah 转身，干脆让他原地逗留，早上就毫无悬念地剖腹算了！为什么！医生看我不知如何是好，就说给我们一个小时考虑时间。心中的那个任性小孩，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到我这里来祷告。这心中的小孩，就好像被收走了糖后，大人蹲下来，轻声地开始对他讲道理。我那一连串的为什么，变成了委屈，眼泪刷刷地往下流。

当时刚好雅婷姊妹来看我，于是便让 Eddy 和爸爸妈妈去吃晚饭，留下雅婷一人陪我。当我安静一点的时候，一连串的问号，便指向了我自己。为什么我要向神发怒？是什么让我不愿意接受情况的改变？我这样发怒在理吗？我是不是像是约拿先知呢？神这样做究竟是要让我怎么回应祂呢？在与雅婷的交谈中，我渐渐平静下来，我们没有拽着神死缠烂打，求祂再赐顺产给我。雅婷鼓励我跟神说话，把自己心里最真实的光景告诉神。我终于向神全然敞开我的心，这一敞开，却让我自己看到我手中仍然紧紧攥住的一切。我曾一帆风顺，不仅仅是怀孕，从小到大都是如此，所以我在乎是否顺产，因为我认为我就该一帆风顺。我曾被赞扬包围，让我以为我凡事都能，所以我在乎是否顺产，因为顺产可以再一次印证我的“能”，这荒诞的“能”。然而顺产与否真的是我手中所握吗？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个产业，不管用怎样的方式生产，难道祂不会赐福

吗？难道我去剖腹了祂就不会与我同在了吗？难道剖腹了这个孩子就不会认识神爱神了吗？神的心意再一次显明在我心中，无论是怎样的过程，无论境况如何改变，与其赐我顺产，神更在乎我的心在这过程中如何改变，我如何在此间经历祂，并顺服在祂的权柄之下。祂应许了不离不弃，祂应许了美好意念的计划，祂应许了凡事相互效力让爱神之人得益处，祂应许了恩典够我用，祂应许了不给我所不能承受的……我的眼泪再一次落下，这次是因着神应许的确凿，和祂同在的甜蜜。

将近 8 点，医生再一次来检查。不可思议的事再一次发生了，医生一脸惊喜地说，开到 5 指了，而且我也有明显的压迫感了。医生连连说，还好刚才你没有急着去剖腹，还好我们等了一个小时，我都觉得没什么希望了。是啊，因为希望不在人，希望不在事，希望在于我们的神永远信实。就如同保罗论到亚伯拉罕，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罗 4:18）。我不再欣喜若狂，我知道即使今天神让我用最困难的方式生下 Noah，祂的信实仍不改变，祂的应许也将一毫不差。

10 月 12 日，星期五

又过了 6、7 个小时，已是凌晨 3 点。熬过了最痛的宫缩后，医生终于让我开始生产。过程出奇地顺利。一个多小时，Noah 便降生了。终于结束了，我心想着，总算大功告成了！Noah，妈妈终于和你见面了！等等，这眼前的小生命好像少了什么，对了，那一声啼哭呢？护士把 Noah 放在我身上才几秒钟，便把他抱走了。我又慌了，Noah，Noah，你快哭啊，你怎么不哭呢？等了一分钟左右，这一分钟，我从未感觉那么漫长，我的焦虑快要达到极限了，生命中头一次，我觉得自己快要急疯了，神求祂子祂不要夺走我的孩子啊。心里急，可是疲惫的身体把我重重地压在床上，什么都说不出来。只听见一个护士冲到走廊大叫一声“NICU”（Newborn

Intensive Care Unit, 新生儿加护病房), 不一会儿病房里来了将近十来个护士。我的脑海一片空白, 虽然清醒着, 但是却没有任何思想, 盯着惨白的日光灯不知所措。发生什么了, 我不知道。哭声, 还是没有。过了一会儿, 护士把 Noah 推到我的面前, 说要把他送到 NICU 抢救。一瞬间, 一切都那么安静, 全房间的人似乎都看着我。Eddy 让我喊他的名字。我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眼泪哗哗往下淌。Noah 就这样从我眼前被推走。我只觉得身体累极了, 心快要疯了。Eddy 说我们来祷告。我无言。我再也没有力气挣扎了, 主啊, 我不问为什么了, 我知道你知道一切。

就在我最无力的这几个小时, 神真的知道一切, 当我再也无法自己做些什么的时候, 神的手就这样轻轻放在我的心上, 安慰着我, 祂也同样触摸着 Noah, 带他开始呼吸。不久, 医生就来看我们, 告诉我们 Noah 已经恢复呼吸, 但还需要机器的帮助, 还要检查大脑是否由于当时没有呼吸而受损。看不到 Noah, 我的担心化作一句句的“他还好吗”, 问医生, 问护士, 问 Eddy。Eddy 说, 我们现在做不了什么, 只有祷告。于是 Noah 刚降生的那几天, 我们都在祷告中度过。神垂听了。但是神也要我们等待。Noah 没有马上就完全康复。当我第一次去看望他的时候, 看着那出生一天都看不到的小身体, 浑身插满了管子。我的心痛难以言表。而神再一次安慰我: 我们在这地上做父母的尚且如此心疼我们的儿女, 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呢。当我们以为神降下困境灾祸, 让我们忍受煎熬, 可曾想到这背后是一颗天父的心。然而当我们束手无策, 虽然想却无法帮助 Noah 减轻他的痛苦时, 我们的天父却是可以, 因为在祂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为 Noah 日夜祈求神恩待这个小生命, 加给他力量, 三四天过去, 所有指标都慢慢恢复正常。虽然到最后医生都无法给出一个理由来解释他最初的呼吸困难, 但是我们相信, 借着这些波折, 当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时, 就更明白一切都在神手中, 神

也喜悦我们来祈求，神更借着这几天，看似漫长的等待，让我们明白虽然不是祷告立刻蒙应允，但在等待中我们仍可以时刻来到祂的面前倾心吐意，祂会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更顺服、更倚靠、更感恩，而祂行事绝不耽延。

如今 Noah 的成长茁壮健康，我也恢复得很快，再回首看那些天的经历，更觉生命的弥足珍贵。而若不是神的大手在我们身上，若不是祂指定万事，会有怎样的变化和结果，都不敢去想象。祷告托着我们度过那些日子，让我们看到祂所要行的神迹绝不会被我们的计划阻挠，让我们看到掌控在祂，唯有牢牢抓住祂的应许，祂有能力让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人生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Noah 的一生也不由我们掌控，纵有各样疾风骤雨，我们且知有主在我们的船上。✝



左图为作者赵璧与丈夫卓惠隆及儿子卓平(Noah)在医院的合影，摄于 Noah 出生后不久。下图为 Noah 康复后全家的合影。





我泳在天父大爱的海里，
天父大爱的波涛涌起，
涌起的波涛轻轻将我举起，
看到天国伊甸园的美丽。

波涛把我送上阳光温暖的爱地，
在这里圣灵落户我的心里，
圣灵照亮心地，
使我看到罪恶的痕迹。

我快乐泳在爱的海里，
爱的波涛洗去我罪恶的污泥，
使我洁净的心灵进入永生的天地。

天父呀！大爱，
天父呀！大爱，
天父大爱的种子，
随波涛撒满大地，
快乐、洁净将和我们拥抱在一起。



以弗所书 第四章 1-6 节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葡萄园》电子版可在拉法叶华人宣道会的网站下载阅读：

<http://www.glcaonline.org/>

《葡萄园》第 10 期工作人员

编辑、校对

何晓彤 林彬 吴策 朱光曙

排版

吴策 朱光曙

拉法叶华人宣道会
Greater Lafayett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GLCAC)
435 W. State Street
West Lafayette, IN 47906



<http://www.glcaonline.org/>

何晓彤 牧师 Rev. Thomas He	765-743-2919 xthe_98@hotmail.com
Chuck Carter Youth Pastor	570-687-8154 feixiang@hotmail.com

聚会时间

成人主日崇拜 <i>Sunday Service</i>	11am—12:15pm (Sun)
成人主日学 <i>Adult Sunday School</i>	10am—10:50am (Sun)
儿童主日崇拜 <i>Children's Sunday Worship</i>	10am—10:50am (Sun)
儿童主日学 <i>Children's Sunday School</i>	11am—12:15pm (Sun)
教会祷告会 <i>Church Prayer Meeting</i>	5:30pm—6:30pm (Tue)
普度华人基督徒团契(PCCF) <i>Purdue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i>	6pm—9:30pm (Fri)
希望团契 <i>Hope Fellowship</i>	7pm—8:45pm (Fri)

(meeting at 2234 Indian Trail Dr, W. Lafayette, IN 47906)